

点校提要

公元1368年,朱元璋称帝,建立明朝,建都南京,是为明太祖,为明代开国皇帝。以后历惠帝、成祖、仁宗、宣宗、英宗、代宗、宪宗、孝宗、武宗、世宗、穆宗、神宗、光宗、熹宗、思宗,至思宗崇祯十七年(1644)李自成攻破北京,崇祯帝吊死煤山,明亡。共历16帝、167年。此后清兵入关,建立清朝,历史进入满清时代。明亡后,明福王、唐王、桂王等先后在南方建立政权,然不久亦被清所灭,史称南明。

演述朱明一代的讲史小说罕见,所见只有《大明英烈传》、《正德游江南》、《末明忠烈传》等,但只叙某一段历史。近人许啸天的《明宫十六朝演义》所演述虽觉以宫史内容多些,但可以概见明代历史全貌。

许啸天(1890—1964),名家恩,字泽斋,号啸天,别署则华、黄帝子孙之嫡派等,是近代作家、学者,浙江上虞人。早年致力于话剧,著有《明末遗恨》等剧本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,从事古代文化典籍和古小说名著的点校与翻译,标点《黄梨洲集》及小说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。又以当时白话注译《诗经》、《史记》等。后来又致力于小说创作,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十部以上,如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、《唐宫二十朝

演义》等历史小说。

《明宫十六朝演义》著成于《清宫十三朝演义》之后,成书于民国元年。全书共一百回。其内容前四十回历叙元朝历史,四十回以后始叙述朱元璋家世,正式进入明代历史,直演义到明及南明灭亡,历史已进入清代。

此书虽名“官史”演义,然明代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在其中,只不过略侧重于帝后而已。在写作手法上则除了继承传统以外,更多地采用新的文学形式,描写细腻,语言生动。

有民国元年(1912)上海时还书局排印本,今据以整理,并改名为《明史演义》。

点校者

1995年 10月 1日

自摇摇序

梁启超先生说：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，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那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。”（见梁任公演讲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）这真是我们的遗产吗？在我的意见，人类的历史，便是人类脑筋上的债累，也是人类根性上的孽障；一国的历史愈久，这一国人民脑筋上的债累愈重，根性上的孽障愈深。单拿我们中国说，无论日用的一事一物，动辄是有关五千年来的历史。我们倘然盲目地做去，盲目地用去便罢；我们倘然要知道这一事一物的究竟，那非考查它五千年来的沿革制度不可。至于我人平日的一言一动，一善一恶，尤其与五千年传下来的种族历史、地理历史相关。我们中国国势衰到如此地步，人民弱到如此地步，社会穷到如此地步，都是五千年历史酿化而成的，决非偶然；所以做有五千年历史的人民，他脑筋上负着五千年历史的债累，身体里面蕴酿着五千年遗传的根性；做五千年历史以后的人，劈头一件事，旁的且不说，先须研究自己五千年的历史。你倘然不研究，那你一生做人，便没有根据，一生做事，便落于盲从的状态。而且这五千年历史，也不是容易研究的；就拿中国现有的历史作物来说吧，什么正史、别史、杂史、编年、纪事本末、法典、政书、方志、谱牒，以及各种笔记、金石刻文等等，动不动就是“汗牛充栋”，读一百年也读不完，便是读完了，也算不得是你

的本领,算不得是你的学问,只是你做中国人的第一步义务尽了。这个义务尽过以后,才可以讲别的学问,学别本领。我们尽这个义务,请问算是幸福呢?算是烦恼呢?这五千年的历史,算是我们的遗产呢?还算是我们的债累呢?

讲到我们的历史,既然是如此的繁重,如此的紧要了,再讲到我们历史所寄托的作物,又是何等的虚伪而枯窘啊!我《史记的新序》文里有一段说道:

“断代为史,专记帝王的史书,只可以算得奴隶的标准书,帝王教科书;但是断代的史书,倘然真能和刘知几所说的‘包举一代,撰成一书,学者寻找,易为其功’(《史通·六家编》),倒也罢了,无奈自班固以后,所有的史书,愈弄愈糟,什么是史书,竟是陈腐的墨卷,杂乱的帐簿!真是章学诚所说的‘后世失班史之意,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表,官府之簿书,则于记注撰述,两无所取’(《文史通义·书教篇》)。虽说如此,但是,《两汉》、《三国》的史书,还是以私人资格,不受任何的逼迫而独力撰成的,还不失撰述人的个性和文字的精神。最可笑的,那《梁》《陈》《齐》《周》《隋》五史,和《唐》《宋》《元》《明》四史,都是历代帝王特开史局,雇用许多免得讨饭的誊录生,你来抄一段,我来写一章,前任办不了,遗交给后任。一部书里,夹七夹八,墨卷也有,帐目也有,硬凑成功一部某代史,再把那毫不相干的某大臣某翰林的名字写在上面,硬派说是他编撰的。呵呵,冤哉枉也!一面是装幌子(雇用方面),一面是骗饭吃(受雇方。)叫他怎么能记出时间空间的现状?怎么能写出普遍性的现状?怎么能写出因果的关系?怎么能把过去的历史反映于现在?怎么能用新精神去解释历史?怎么能保存历史中永久不灭之物?怎么能利用于现在?怎么能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?休矣休矣!国史馆

总裁肚子饿矣！（民国国史馆中人老拿不到薪水，总裁穷得变鬼，叫他如何能编出好史书来？）撰出来的史书，一点生气也没有，还讲什么方法，说什么手段！便算是勉强凑成，也好似百结鹑衣，无复华彩。刘知几《史通·忤时篇》里有几句话，描摹众史官撰史的苦况最痛快。他说：“每欲记一事载一言，皆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，故白头可期，汗青无日。”因为一方面是雇用的，一方面是装幌子的，所以开口便是圣祖仁宗，他只知道为自己吹牛，怎么有心思顾到那时的社会？只知道描写表面，怎么有精神描写到那时的背景？所以严格的说一句，中国史书，不但不能写出民族的精神，社会的特性，文化的递嬗，并且不能够写出帝王的实状，满纸浮文饰词。梁启超说是绝好的皇帝教科书——任公《历史研究法》里说：“其著书本意，专以供皇帝之读，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，非彼所需，则从摈缺。此诚极好之皇帝教科书，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！”——这还是怨词，我说它连皇帝教科书的资格都还够不上。因为既称道教科书，必要如梁君所说，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，又要使读者知道当时的实状。如今它专装幌子，不说老实话。明明是大盗朱温，偏偏说是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，叫后来做帝王的，无从知道其所以兴，亦莫知其所以亡；也不知道做帝王的宫廷里有多少黑幕，帝王的自身有多少罪恶，帝王的嗣统有多少变故（如吕氏易嬴等例甚多），后之读者，如堕入五里雾中，真相莫明，因果无从寻绎。那历史的效用，也完全失去。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徒然叫后来的帝王读了，自以为天子龙种，妄自尊大，造成几千年来专制的劣根性（一切贵族观念富翁气焰也未始非这一点天皇神圣暗示的缩小），所以编史书的技能，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人格，第一，是要写实，第二，是要有剪裁，第三，是要写了纵断面，还要写

横断面……如今中国史书最大的罪恶，在科学上，固然没有适当的史书给我们读，便是这种种纵断面横断面的史料，也被他们粗心慷慨的——好似纨绔子弟挥霍祖宗遗产一般，任意抛弃。这一丢不可再得的史料，给他们因为注力于拍皇帝的马屁的帝王史，视为无足重轻，随意毁灭，害我们生在这几千年以后的人，缺乏了这专史的知识。便是要重编专史，也因为从前许多史家（败家子）把这一份丰富的史料完全败去了，如今重新整理起来，谈何容易！他们既然专注于帝王史，倘然能把历来帝王社会纵断面横断面的遗迹完全写出，那末不但叫我们可以得到充分的帝王史的知识，或者在这里面多少寻觅得别种关于专史有力的参考资料。无奈他的帝王史，只写时间，不写空间，是虚伪的，片面的。不但这种帝王史的知识靠不住，并且要我们后人在无可寻资料中寻出资料来。因为当时蔽于虚荣的一念，深怕后来显他的原形，把当时帝王所寄托的横断面的痕迹一齐消灭，所以后人要寻这种资料很不容易。”

人生历史的知识既然如此的重要，那中国的史书又如彼的靠不住。人是富于感情的动物，生长在这一个国里，宗土的观念是从根性里带来的。你试看手抱的小孩，便知道我家和你家，我家的东西和你家的东西，我家的父母和你家的父母的分别。倘然你拿了我家的东西去，或欺侮了我家的父母，他便要哭闹不休。年纪稍稍大一点，又知道问父母自己姓什么，从此便十分爱他的姓，十分爱他的家。这便是宗土观念的发现和历史知识的欲求。一般平民百姓，他受不到国家普及的教育，便向一种民众传说、戏曲搬演、小说演义中去寻找历史知识，而小说演义的势力，尤其是永久而普遍。一般民众，有不读过天地日月的教科书，而没有不读过或听人

传说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列国演义》的。它的势力 ,既如此的普遍 ,它的影响于民众知识 ,也十分深重。因此 ,在如今无真实史书的国家 ,而欲应一般民众历史的欲求 ,比较的切实些 ,还是拿民间传说来编成历史演义为有功劳。此所以我既著成《清官十三朝演义》以后 ,又著此《明宫十六朝演义》的本意了。

十六 ,一 ,一〇摇在上海

明太祖

馬皇后





湯
和

鄧
愈

沐
英

李
文
忠





明
順
宗

張
皇
后

明
宣
宗



楊士奇

楊
榮

楊
溥



明英宗

于謙

明景帝



汪
直

七
先

王
振



明憲宗

紀淑妃

萬貴妃

明孝宗



